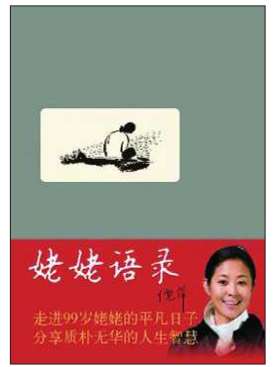


著名主持人倪萍感怀五十年与姥姥一起走过的日子

7

姥姥认定这个世界上有奉献和索取之分



《姥姥语录》

◆出版社：中华书局
◆作者：倪萍

来自著名主持人、演员倪萍心底的一则则姥姥与外孙女之间爱的故事。倪萍带领读者走进她99岁姥姥的平凡生活,追忆与姥姥一起走过的有泪有笑、有滋有味的日子,细述老人生命中的最后乐章,分享她那些看似平常却让人终生受用的生活大智慧。

批评了姥姥我又心疼,多么坏的外甥啊,变着法儿不让姥姥老。可是姥姥还是老了。也不想想,一份新报纸才多少钱啊?废报纸这么值钱,那《南方周末》不早成了世界五百强了?他们报社二十五周年庆的时候,我还在酒会上说:“我是贵报的副总编。”台下大笑,只有陈丹青“幼稚”地在那儿点头。哈,我这么一个大字认不了一筐的人怎么可能啊?我是指我在姥姥那儿是《南方周末》的副总编,我发她工资啊。结果第二天网上还出现了大标题:倪萍出任《南方周末》副总编。“会写的不如会看的,会说的不如会听的”。

那一年多的时间里,姥姥每天把全家翻得乱七八糟的报纸一张张地分类叠好,晚上交给我。有时我故意把叠好的报纸再翻乱了,她就仔细地又整理一遍,不厌其烦。每月的三十号,我这个三家报纸的“老总”都准时地给姥姥发四百五十块钱。每次我都把钱换成新的,姥姥一张一张地数好放进她的手绢里包好,再放进她的抽屉里。记得第一次把这份工资交到

她手里的时候,姥姥不接:“你留着吧,买个菜啥的。”“这哪行啊?你的工资呀,你的劳动所得呀!我拿了你的工资,这不成了剥削劳动力吗?”姥姥拿着工资的那份激动我是真看出来了。你想啊,姥姥在家工作了一辈子,没以自己的名字领过一分钱。年轻的时候孩子多,她没下过一天地。年纪大了,孩子都有出息能挣钱了,她拿的也不过是孩子孝敬她的钱。

姥姥这是第一次尝到了自己挣钱的快乐,喜悦无以言表,那天晚上几次拿出钱来要给我。姥姥的欢喜让我想哭,咱早就不差钱了呀,姥姥。

姥姥还是老了,报纸叠着叠着也挡不住昏睡了。我吓唬她:“人家要是知道你是个这么不努力不认真的员工,就得开除你,不给你活儿干了。怎么工作着能睡觉呀?”后来听阿姨说,姥姥害怕了,嘱咐阿姨:“我要是睡着了,你就推醒我。现在下岗职工这么多,要不是你阿姨有面子,咱这份工作早就让人收了。”哈,老太太坐在家里还知道下岗职工多。

是啊,姥姥叠报纸,阿姨念报纸,常常是念报纸的人念了错字,听报纸的人也听不出个错,还是在一旁玩的儿子纠正她们。三个人的学历加一块儿都上不了中学,这曾经是我们家的一景儿。

叠报纸也挡不住姥姥打瞌睡,我又布置了新工作。

“姥姥,我们单位回收瓜子仁,出口欧洲。质量要求严,不能用嘴嗑啊,要用手剥。仁要完整的,不能碎。剥一小瓶(普通的玻璃杯)十五块钱,你做不做?”

姥姥真是见钱眼开:“做,做!闲着也是闲着。”

第二天我就去买了五斤葵花子交给了姥姥。

葵花是姥姥心中的那一片向阳花,过去姥姥家院子里最醒目的就属院墙周围那十几棵向日葵了,它们在我心里是那样的高大粗壮。秋天果实最饱满的时候,它们也从未骄傲过,总是低着头弯着腰,一副羞答答的样子。

我和姥姥都喜欢向日葵,刮风的秋天,我们俩就趴在玻璃窗上看着它们在风中跳舞。姥姥说:“看它们嬉皮笑脸的样儿,鬼精鬼精

的,不会说话,脑子可都有数哇!”脑子是指葵花里的瓜子,有数是指饱满。

“有数最后也得让咱吃掉啊!”

“这就是向日葵的本事,它就是让你吃的,你吃了它你就成有数的人了。”姥姥认定葵花子吃了对人的脑子好,认定这个世界上就有奉献和索取之分。

姥姥又开始做第二项工作了。天哪,那些日子家里弄得到处都是瓜子皮,尘土飞扬的。姥姥一整天啥也不干,除了吃饭就是剥瓜子,五斤一天就全剥出来了。

看着一大杯瓜子仁放在我的屋子里,我又掉泪了。以这样的方式还能让姥姥活多久?九十七岁了。

姥姥做事认真,诚信的本性让我感动。透明的杯子里能看见的瓜子一个是一个,想找个半拉的,破碎的都很困难。姥姥是拣了又拣、查了又查,不合格的都挑了出来。

晚上睡不着,起来看着这杯一粒一粒的瓜子仁。我把它们倒在桌子上,再一粒一粒地捡回去,偶尔放进嘴里嚼一嚼,咽下去的却是滚烫的泪水。

五十年了,心跟着姥姥一起走。小时候是她扯着我,长大了是我扯着她。我怎么从来没想到终有一天我是扯不住姥姥的,不是我撒手,是姥姥先撒手啊!

起程的这天,安庆的上空忽然有些阴沉,曾国藩强打精神,勉强笑颜,顶戴官服的乘轿来到码头,为李鸿章一行送行。

曾国藩把李鸿章及各营营官请到临江的一座茶楼里坐下,这才清了清嗓子,开口说道:“各位知道,钱大人两次下安庆,上海危在旦夕,如今总算到了出征的这一天。上海一地,可就托付给各位了。我这里要告诉各位的是,湘、淮本系一家,都在为剿灭长毛而战。各位到了上海,一定要奋勇杀敌,给绿营和洋人,做出一个榜样来!本部堂随时等着为各位请功。”

曾国藩话毕,命随员给在座的营官每人敬了三碗酒,这才带头走下茶楼。

曾国藩临江而立,身旁站着的是身穿三品顶戴的李鸿章。

曾国藩忽然小声对李鸿章说道:“少荃哪,我有一件事忘了向你交代。听钱鼎铭说,江苏抚标营副将冯日坤镇守松江府时,有意纵兵抢掠百姓财物,还和团练刘卮膏有过械斗,当地百姓深受其害。你到了上海,替我查一查,钱鼎铭所讲是否属实。”

李鸿章小声问:“恩师,您老没问问薛中丞怎么讲?”

曾国藩小声道:“薛中丞与冯日坤是儿女亲家,除了袒护他还能

薛焕不想践约

怎么说?”

李鸿章点点头。曾国藩小声嘱咐道:“你到了上海,一定要小心从事。薛焕仗着洋人的势力,在上头腰杆子很硬,连恭亲王都回护他。冯日坤这件事,你最好亲自来自办!”李鸿章轻轻点了下头。

第二天一早,李鸿章带着随员率第二起人马登上轮船离开安庆,踌躇满志地向上海驶去。此时,李鸿章即将进入不惑之年。

同治元年(公元1862年)三月二十日,上海城外旌旗招展,锣鼓喧天;李鸿章率领的三起准勇共七千五百人,在黄浦江畔登陆。

列队在一块草坪上,正在接受江苏巡抚薛焕的检阅。

薛焕容光满面,顶戴鲜红,簇新的官服一尘不染。薛焕走在前面,身后跟着一脸憔悴的李鸿章、眼露讥讽的洋枪队统领华尔、江苏提督曾秉忠辖下的各将官。

薛焕一边走一边在心里叹息,他眼前的这支队伍,布帕包头,脸呈菜色,目光凶悍,仿佛正处在饥饿的包围之中。

这支队伍手里的武器也参差不齐,有的是火枪,有的是砍刀,还

有两个肩头扛着的分明就是劈柴用的斧头!薛焕先是叹息,叹息之后就是老大的失望。他弄不清楚,两江总督曾国藩,给他打发这样一支队伍过来,不知是来保上海,还是来吃上海。

洋枪队统领华尔更是走一路,看一路,讥讽了一路。他用生硬的华语对李鸿章说道:“我们早就知道,曾大人为上海训练了一支能征惯战的队伍。如今一见,真是名不虚传啊!李大人,曾大人的其他队伍也这样吗?他们好像很饿呀,他们一定很能吃吧?”

华尔头戴钢盔,脚着高筒大马靴,腰里别着短火枪,肩头斜挎着一把指挥刀,加之身材高大,在李鸿章面前显得格外精神。

李鸿章笑着回敬了一句:“华统领久历兵戎,应该懂得兵家的规矩。看一支队伍的好坏,应该是在战场上,而不该是在操场上。”

华尔有意夸张地耸耸肩头,小声嘟囔了一句:“这些人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,还能杀敌吗?我走了好多个国家,训练了数不清的军队,见到这样的军队还是第一次。薛中丞这租船的十八万两银子,可

花得太冤枉了!李大人,您真让我开了眼啦!”华尔有意把眼界说成眼腥,用以加强嘲讽的力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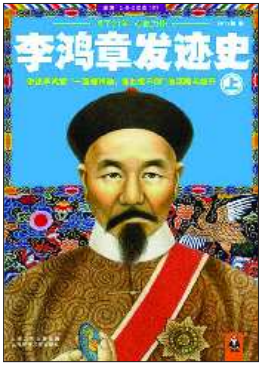
李鸿章摸不透这个美国人的底细,没有搭话。当日下午,李鸿章着粮台赶到巡抚衙门去领应付的饷粮。薛焕在李鸿章到前已再三承诺,准勇抵沪后的饷粮,俱由江苏藩台供给。李鸿章这是照约办事。

没想到薛焕却不想践约,他先是借口上海银粮吃紧,应拨给淮勇的饷粮数尚没有筹齐,让粮台回营去,向李鸿章讲明情况,并承诺,待淮勇收复青浦后,一定照数拨付,决不拖欠。

粮台没有回营而是掉头去找钱鼎铭讨要。钱鼎铭接淮勇的时候,曾信誓旦旦地表示过,淮勇只要到了上海,藩台那里便会及时将饷粮拨付过来。粮台就冲着钱鼎铭这句话,立誓要把饷粮领到手。钱鼎铭被逼无奈,只好来到巡抚衙门找薛焕说情。

钱鼎铭在签押房整整泡了两个时辰,眼看日沉西山,薛焕这才出具了一张字据给钱鼎铭,让他把字据交给淮勇的粮台,让粮台到苏松太道衙门去找吴道台领取。

34



《李鸿章发迹史》

◆出版社：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◆作者：汪衍振

从政40年,遭遇创纪录的800多次弹劾,面对无数或明或暗的对手,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暴,李鸿章总能从容地走到最安全的地方,一直被弹劾,谁也扳不倒;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宝座上一坐25年,权倾天下。本书全面揭开李鸿章40年稳如泰山的宦海谋略。

大清第一权臣「一直被弹劾,谁也扳不倒」的为官之道

32

这次的面试很没有成就感



《非婚勿扰》

◆出版社：天津人民出版社
◆作者：琰特琴

小说《非婚勿扰》关注的是谈不起恋爱的80后,讲述了一对步入社会的80后恋人,面对着失业、失恋、啃老一系列压力,不得不在爱情和面包之中作出艰难选择的故事。

聂美娜厉声提醒李佳楠,“咱们不管他如何,你可不许可怜他啊,你这个人就是容易心软。”

李佳楠微微一笑,“你放心吧,我又不是收容站。”

两个人正在说话间,程刚忽然打来电话。晚上刚聊起给李佳楠换工作的事,这才过去没有几个小时,程刚便已经列出了几个公司的职位,让李佳楠自己选择,李佳楠不得不佩服他。

李佳楠最终决定去一家文化传媒公司,程刚直接让她去应聘这家公司的主管,而且第二天一早就安排好了面试。

李佳楠的这次面试让她很没有成就感,因为当她报上了姓名之后,那家公司老板只跟她谈了两分钟,就直接让人力资源部替她办理入职手续。公司这位张总张志林很是客气地告诉她明天来上班。

李佳楠感觉自己在梦里一般,浑浑噩噩地走出了这家公司的办公楼,而程刚则在楼下边抽烟边等着她。

看到李佳楠面色略带不悦,程刚问:“怎么了?张志林为难你了?”

李佳楠苦笑着摇摇头,“没有,超乎想象的顺利。”

“吓我一跳,我还以为那家伙为难你了呢,那怎么还闷闷不乐的?”程刚替她打开车门。

“其实……我很想凭自己的实力做事。”

程刚微笑着看她,“小丫头还是这般执拗的脾气。”

“算了,不提这个了。”李佳楠自知她可能有些偏执,这么一份高薪、高职位而且不需要苛刻考核的工作,别人简直是求之不得。

程刚也没有再劝慰她什么,而是带着她去了一家豪华的高档礼服店。

“这是做什么?”

程刚淡淡地回答,“周末你要陪我出席一个活动,我来给你订一身晚礼服。”

李佳楠眉头皱紧,“你也没问过我周末是否有时间。”

程刚回头看着她抱歉地一笑,“不好意思,我还真是忘记问你了,那周末能陪我吗?我希望你以我女朋友的身份出现。”

李佳楠虽然答应了,但对于

程刚这种擅自做主的行为感觉很不爽。

看着镜子中穿着金色礼服的自己,李佳楠不得不佩服程刚的眼光的确独到。而此时,他也正在打量镜子中的李佳楠,眼神中满是爱恋和仰慕,他从身后搂着她,“佳楠,你真真的好漂亮,这才是我程刚的女人。”

李佳楠的心弦为之一颤,这一句赞叹让她的笑容随之绽放,“甜言蜜语。”

“在我心里你就是最漂亮的。”

李佳楠上班的第一天便是坐在自己办公桌前发呆了一整天,并不是公司闲到无所事事,而是除了她之外的所有员工都很忙碌,她则只有眼巴巴看着众人奋战。

李佳楠很失落,空前的失落。

下班之后,程刚风风火火地将李佳楠塞进了车内,“说给你请假你还不同意,离晚上的活动还有一个小时,也不知道是否来得及给你做美容和造型了。”

“需要那么隆重吗?”

“今天有很多商界、政界的人士出席。”程刚的车速较快,闯了一

个红灯也无暇顾及。

到了礼服店,早已经有几名员工在等待着他们到来,李佳楠刚一进屋就被拉到了试衣间换上订制好的礼服,紧接着便是造型师、美甲师、化妆师一拥而上,将她整个人团团包围住。

由于李佳楠的主动配合,一系列的造型工作,二十分钟便全部完成。程刚仔细打量了一番,便将她抱起来塞进了车内,在她耳边呢喃细语,“我现在真想带着你回家,哪儿都不去。”

李佳楠跟随程刚出席的这个活动是在一家高级会所举行,她对这个耳熟能详却从未来过的地方颇有些好奇。真正踏入这个圈子之后,她才对这个活动感到震撼,她终于明白了程刚为何这么紧张。

“小刚。”一个很亲切的声音喊着程刚。

程刚引荐李佳楠与其见面,“刘总,这是我的未婚妻佳楠。”

“您好。刘总可是名人,平时只能在商业杂志上一见,今日能够见到真人很荣幸。”

“没想到小刚居然找了这么漂亮的未婚妻,真是好事都让你占了啊?呵呵。”刘猛客套地寒暄着,“你们先聊,我先出去看看,一会儿大姐也会来。”

我们是谈不起恋爱的80后